

铁流在西线

蒋牧良 著



铁流在西线

蔣牧良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64·4·长沙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的大部分作品，是老作家蒋牧良同志1949年随解放大軍南下进驻湘西一带的战斗生活纪实，生动地描写了我軍的英勇善战，軍民关系的融洽无間。此外还收有两个短篇，是描写湖南农村生活的，讀来亲切感人。

编号：(湘)2016

鉄 流 在 西 綫

著 者：蒋 牧 良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)

长 沙 市 新 村 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
长 沙 市 兴 汉 門 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60年1月第 一 版

印张：3 11/16 插页：1

1964年4月第 二 版

字数：53,000

1964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,101—32,1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624

定价：(6)三角二分

目 录

解放宜昌之战·····	(1)
何开泉·····	(7)
从武陵山脈到越城岭·····	(14)
耽擱一上午好生意·····	(19)
解放芷江实录·····	(23)
苗家怎样会关心咱們·····	(27)
故事連篇·····	(31)
鉄流在西綫·····	(42)
通訊員·····	(53)
壠头杂記·····	(71)
吵嘴以后·····	(80)

解放宜昌之战

一 艰苦的进军

七月五日，解放軍一路从南漳出发，进入悬崖断壁的荆山山脉时，正是酷暑的旧历六月，又是山区的雨季。当战士们穿山越壑，向着倾斜小路前进两天以后，忽遇滂沱大雨。道路给山洪淹没了，桥梁给漂走了，满谷满峡浮着一片汪洋的激流。泥濘又滑又深，有些田埂压根儿就给马匹踏成了泥潭，没有道路可走。后续部队得绕登危崖断壁，才能超越前进。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山区，连小到像土地庙那样的草屋也要走上半天才能看到。雨淋、饥渴、疲劳、泥濘、加上崎岖不平的山路，但战士们并不因为自然条件的困难而把行军速度减低。一样坚决地完成了任务。

大雨时止时下，气候变化无定，湿云虽然把天空补綴得像件袈裟，但火球样的太阳还老爱从云縫里探出头来，烧灼着战士们黝黑的皮肤。整个山区沒有一絲风，烧灼轉成了悶热，連呼吸都像有些快要窒息了。战士們的汗珠整天挂在下顎，衣服汗湿了又被晒干。但为了使鄂西的广大人民从国民党匪帮的水深火热里解放出来，战士们忍受了一切苦难和折磨，从早到晚，都在一面张着大嘴喘气，一面攀援着石崖前进。晚上，炊事員燃起了綿延不断的篝火，給战士们煮水冲飢，驮着粮秣的馬匹有的蹶腿，有的掉掌，陷入泥濘无法前进，战士们曾有三十个钟头全靠以水充飢。

蚊子特別多，然而，由于过度的疲劳，他們仍旧鼾然入睡。有些沒有睡覺的战士，就压根儿沒把蚊子攔在眼里。“有蚊子怕啥？咱們連子彈都不怕，还怕蚊子？今夜搭好这条桥，明儿好上东岸去。”这是共产党员朱廷祥的話，其实他是一个正在吐血的瘦个子，臉皮就差一点儿給蚊子咬肿，可是他还是那么起劲，带着四連的几十位同志在整夜赶架桥梁。第二天一早，桥梁果然架好了，可是咆哮的山洪像发了疯一般老向新桥冲击，水势越来越凶，一閃眼工夫，桥梁便給漂得不知去向，

又得重新搭起。在部队行进到三国时关羽被俘的回馬坡时，地形更为复杂，道路一会儿出現在河西，一会儿又出現在河东，战士们就只得解下裹腿，大家紧紧抓着，拉成一大长串，在一天工夫淌过三十九道河流。

二 奇襲鎮境山

为了給予盘踞宜昌的宋匪希濂以严重打击，解放军某部接受了奇襲宜昌外围的制高点鎮境山的任务。該部經過連續三百多里的泥濘跋涉后，真是万分疲憊，可是一听到能够打上敌人，就渾身来了劲，一天工夫，穿过百二十里的崎嶇山道，第二天便穿挿到筑有縱深防御工事的敌人心腹据点鎮境山了。

該部将突击任务交給了第一連，全連战士都欢欣鼓舞，而且爭着要夺尖刀排。最后，連长命令副連长林云带着第一排主攻正面，第二排繞过左侧迂回鎮境山最高峰的地堡群。

战斗开始时是十四日下午九点钟。天上沒有星光，大地黝黑一片，一群健壯的背影晃了几晃后，就消失在无边的夜幕里。二班班长张連华綽号叫做小山东，領

着战士左海成、韓够兰和共产党员孙丙阳摸索着前进，在接近鎮境山的边沿，还有一条水流，河面虽不很闊，水势又急又深，是不能徒涉的。連长做个手式，很多黑影就在上下游测量了，除了针对着敌人的机关槍火力点的地方可以徒涉外，別处是无法过去的。百十个健儿坚决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，顶着武器跳下水去，先到对岸的人，迅即占领前进陣地，后續部队馬上泅过水来，敌人一点沒有发觉。战士們在敌人陣地上散开爬行，每个人都睜着明亮的两眼，紧紧盯着山腰里那些地堡，什么声响也沒有。当小山东他們这些勇士沿着山脈向正面爬去，第二排的林君海、胡守地等也已繞过山脊消失在荆棘縱橫的山腰里了。誰都压住自己的呼吸，手向前爬，面对着敌人前进。离地堡群只有八十米、七十米、五十米了。当敌人的机槍响时，战士們立即停止；当敌人的机槍不再叫时，他們又繼續前进。在勇士們接近敌人不到二十米的时候，副連长猛的站起叫了一声“冲”！“几十条黑影就跟着縱身跃起，同时响起了各式槍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，一閃眼工夫，死寂的戰場变得那么活跃了。每个地堡都在噴着火，敌人的江防炮在战士們的头上爆炸，可是誰也沒有稍停，直向敌

人扑去。

小山东一伸脖子，蹬开双脚就跳到了正面的地堡跟前，敏捷地把手榴弹送了进去，轟的一声响，敌人的骸骨伴着水泥飞到了半空。“好，再来一个！”左海成叫着。可是这时副連长挂彩了，战士們在敌人的兵舰及江防炮的猛烈轟击下，也有了伤亡。一道热流从各个共产党员的脊梁上直騰到頂門，报仇的怒火和阶级的仇恨同时烧灼了每个人的脑子。誰也沒有犹豫，咬咬牙象暴风雨似的冲向敌人。这时候可急坏了孙丙阳那个小党员，他怕自己立不了功，不管其他战士是否跟上，独个儿跳到了左边的地堡上去。他扔出了手榴弹，可是沒有投进，反被敌人刺伤了右手，于是他就左手扳动冲锋槍，右手一連扔出第三顆手榴弹后，敌人的机枪才不响了，他立刻跳进交通壕里去，抓了大批的俘虏。

血战在这个地堡群圈里进行着，向左侧迂回的第二排从上往下打，主攻的第一排从下往上打，这样敌人和他們的美造兵舰就把槍弹、榴霰弹一齐向战士們头上打来。但是抵不住战士們，无可倫比的英勇，准确的射击与閃爍的刺刀，吓得頑抗的敌人紛紛繳槍投降。敌人一个营一刹那就被一連干净歼灭了。

宜昌守敌在丧失了制高点鎮境山后，狼狽滚出宜昌，渡江南逃，另路解放軍也日夜疾进占領沙市、江陵，匪軍先后被歼达五千余人，宋匪希濂所部遭受打击最重的，是其第二軍的主力第九师，受到歼灭性的打击。从此，解放軍打开了进军湘西的道路，替今后解放西南各省奠下了一块基石。

何 开 泉

何开泉，糊里糊涂当了三年兵，也就是糊里糊涂拼了三年命。到底为什么要打仗，命又是给谁拼；这些他都没想过，也不知道要想。直到去年，他在公主岭解放过来，才渐渐儿的明白了。于是他就懊丧得自己逼自己：

“老天爷，我怎么这样蠢囉！给别人抓了来，又给别人拼命打了三年仗。”

在刚刚解放的时候，指导员对着大家说：国民党，就是穷人的死对头，成天拿绳子捆了他们送到北方来当炮灰，叫他们种不了田，顾不了家。解放军，老是在战场上把这些人解放出来的，想回家的打发盘川回家去，想立功的留在连队里，二天回去解放自己的家乡，不让反动派再拿绳子捆别人。

何开泉，决意留在連队里。那时候，他也没有懂得要立功，不过他想：打到家乡去了，自己能够找个机会报仇。

記得大前年的四月，他正在田里插秧，一条繩子把他捆进乡公所，什么道理也没有說，他一面对乡长瞪眼睛，一面想：

“狗杂的，你把老子抓去当炮灰哩，老子总有一天要回的，不給你点苦头吃，老子不姓何！”

誰知道，一到东北就三年回不了家，苦头沒給別人吃，自己倒只差沒有像狗一样的給打死哩！

第二年冬天，老婆来信說：自从他給抓走了，家里没人做工夫，东家的田拔了佃。現在，除了有时織双草鞋卖，雪雨天气就拖着孩子上街去討飯。接信以后，何开泉額上那些青筋涨起了，条条都在跳动。他咬紧牙齿咒乡长的娘。接着就整整两夜沒睡着，挖尽心思想报仇。可是离开家乡几千里，仇不知道要哪月哪日才能报。

部队里开了訴苦大会，后来他就編到了第五連。班里的同志都是老战士，处处热心帮助他，教育他，他就仿佛在梦里醒来了，以前不懂的东西現在懂得了，还知

道仇人不只一个，只要有錢有势的吸血鬼和国民党反动派，統統都是他的仇人。他想翻身，就得誠心誠意参加解放軍，才能报仇。他想：以后得咬紧牙齿做个好战士，不要再去欺侮老百姓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个个都象亲兄弟，才会能够报仇。

何开泉的脑子这样想通了，說話做事可就大不同，他跟老乡們搞得蛮好的，說話和气又謙恭，使了的东西一定要送还原主，还得向老乡們喊声“謝謝”哩。

有时候，他也自动給老头子、老太婆到地里去打水。他在班里从沒有偷懶，清早起身扫院子、扫廁所。他爱帮助有病的同志，倒屎、倒尿、洗衣服，样样都来。

放哨守卫，何开泉老是不迟一分钟去接班，只有讓上班同志少站一刻的。无事时，他就拿出了新字本子来认字，把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在肚子里記得滾瓜烂熟。有时候还要想想自己，干的說的，看有沒有紀律。这样，何开泉便大大地得到了班长和指导員的夸奖。

“你們瞧，何开泉多用功学习，現在快認識三百字了。每次开会都是他先到。”

他不大爱說話，做起事来心里可有数。許多东西，他都是开会时听来的，所以他很喜欢开会。身体有了

毛病，也从不請假，只咬緊牙齒干。只有一事在他心里象长了个大疙瘩，那就是他还没有加入組織，不能参加班里的小組会。每逢班长和別的党员去开小組会，他就一定想：

“唔，我没有加入組織里。”

他一想到这件事，他就觉得自己有些丢脸，有时就象沒有母亲样的，很发慌。这时候，他就一定埋怨自己，做事不够好。接着，他又一定埋怨国民党，把他抓来当了三年兵。要不然，他想加入組織可用不着愁，誰都知道他的成分好，是貧农。

他想着：自己真的加入了組織的話，那末他的女人孩子現在是“軍屬”，还得上街討飯么？想到这些，他便会倒抽一口冷气說：

“啊，我还差得远哩，不是还有許多老战士都沒爭得上做个党员么，还說我。”

有一天，他忽然記起了指導員的話：只要老老实实做事，給人民立功，不管什么人，都可加入共产党的。指導員的話，給他不少勇气，几个月来，怎样也想不通的事情，現在想通了。他微笑，他快活，他那加入組織的机会有了，不用愁。

但是，不知怎的，等到班长他們开会回来时，他心里那个疙瘩，一样有。他觉得自己沒有这些党员光荣，也就沒有他們那样高兴的样子，笑容又在他的脸上消失了。

队伍开进了关里来，何开泉哪一次行軍，也沒有这回快活，他想着：报仇的机会到了，立功的机会也到了。一路上，他都非常积极，几千里路，他沒有掉过队。同志們有的把脚走肿了，不用人說，他就給他們背背包，背槍枝。

队伍赶到了唐山，唐山的敌人退光了，何开泉很不高兴。来到天津，上級还没有把五連拉上火綫，敌人又給兄弟部队消灭了。最后到了北平，誰想到敌人又投了降，气得何开泉乱蹬脚，以为自己再也沒有了立功的机会，一輩子加入不了組織。

“完了！完了！我只配在革命队伍里吃閑飯，立不了功，入不了組織，完了！”他恨自己現在还是个群众。

宜沙战役，敌人退到了白云山，团部給了五連的任务，夺取白云山那个石碑。当指导員做了动員工作，战士們大家繳上鋼笔、手表，表示了自己的决心，何开泉什么表示也沒有。排长問着他，他却說不出一句話来，

紅起脸子，站了很久很久，才結里結巴的說：

“看吧，打响了再看吧！”

可是攻击刚刚开始，排长就看出他比誰都勇猛，射击也很准确，老是直着腰子，走在前进的排头。

当突击排通过敌人用机枪封鎖的狭长地带，这里是什么掩护的东西都沒有。何开泉的左膀子上挂了彩，他没下去。班长提醒他，他說这是石子碰伤的，没关系。第二次带花在腿上，他照样沒有下去。

争夺石牌右边那个山头的战斗开始了，敌人守在高高的岩石上，怎样也冲不上去，攻击受阻了。何开泉望了一下岩石，什么犹豫也沒有，一手扳着柴草，一手在向上面抛手榴弹，等到他那两袋手榴弹抛完了，敌人的防綫也給突破了。他刚想冲上岩石，一顆子弹飞来，他的两手摊开，身子便向岩石底下倒去，沒动了。

石牌右边的山头占领了，敌人組織了两个連的反冲锋，血战正在山頂上进行着。排长来到何开泉跟前，見他的子弹是穿过了喉管，流血很多，便叫一个战士把他背下山去。可是何开泉摇头，硬不叫人背。

接着，他用一手蒙住了頸子上那个冒气的枪洞，睁开大眼，顫声顫气对着排长說：

“你讓我躺在这里，上面打得凶哩，抽一个人来背我，就少了一份火力，怎么行？讓我躺在这里！”

可是排长怎样也不想丢下他这个好战士，一定叫他下去，这个就硬不肯。最后，他用沾满了污血的两手抓紧排长的手說：

“你去吧，我只有一句話要告訴你，我是貧农，很想这回立功加入組織，現在伤太重了，恐怕立不了功，死了以后，請指導員追認我做个党员吧！”

排长听了他的話，全身都在发抖，他想找句什么話去安慰他，可是找不出来，就站在那里沒有走。何开泉生气了，向他揮着手的喊：

“去！——你去！讓我躺在这里！”

一九四九年八月写于四十七軍